

士和民顺

云南腾冲和顺古镇散记

和顺，一座滇南小镇，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。六百年历史孕育交汇成这颗“丝路”明珠。乡虽小，却有全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；人不多，还有大半居留世界各地。一代哲人故里，翡翠大王家乡。月台深巷洗衣亭，粉墙黛瓦，稻浪白鸥……

郭晓勇

云南腾冲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。前几次到彩云之南，都阴差阳错，错过了机会。这次出发前确定必游之地，我就把腾冲列入首选。

这个中缅边境重镇的夜晚是宁静而清凉的。第二天上午，我们前往城西4公里外的和顺古镇，这是来腾冲必去的地方。虽然早就有所耳闻，但真正见到“庐山真面目”，还是着实令人慨叹。

从车窗望

去，群山环抱的一片盆地之中，一栋栋粉墙黛瓦的村舍，从东到西，环山而建，连绵散落一两公里，如一幅淡雅秀美的水墨画飞入镜头……许久没有见过这般诱人的景致了。

和顺古镇古名“阳温城”，因一条小河绕村而过，故改名“河顺”，后取“士和民顺”之意，雅化为今名，被誉为“中国十大魅力名镇”之首。

在一座高大的“和顺顺和”牌坊前，我们下车，步行走进镇子。牌坊的背面是我国著名学者、曾任腾越道的赵藩书写的“仁里”两个大字，寓意和顺是仁义道德之乡。此外，东边双虹桥头的“文治昌昌”牌坊和西边双虹桥头的贞节牌坊，也都可以看到时光的印记。走进和顺，就如同走进一道厚重的历史文化长廊。

抬眼望去，一座座古刹、祠堂、明清古建筑，疏疏落落围绕着前面的湖塘而居。这里有“华侨之乡”“书香名里”的美誉。镇子前一马平川，一湾湖

秋高气爽，正是郊游的好时节，好友邀请我去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的冯梦龙村看看，倒是勾起我由来已久的向往。

早年读过冯公“三言”，其中的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等，讲述的都是封建时代江南背景下的市井情仇恩怨，故事情节摇曳生姿，人物形象丰满可亲，话本语言明快活泼，主题一般都暗合了其书名的“喻世明言”“警世通言”“醒世恒言”，带有强烈的警策讽劝，给社会风气以正能量。尤其是近年，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讲述过这个明代“花甲县令”在福建寿宁为官的故事，称赞他心中有百姓。于是，这个明末作家的故事，迅速在媒体和人们的口头传颂中火了起来。能有机会去实地看看，自然别有意味。

尤其是去年看了阎维文主演和主唱的电影《冯梦龙传奇》，更是让人对这个姑苏城郊的冯梦龙村刮目相看。熟悉的人说，电影中的不少场面，就是在冯梦龙村实景拍摄的，实地看看自然有特别的感觉。

我们依次参观了冯梦龙纪念馆、冯梦龙故居，都免门票，并且有专门讲解员。馆内收藏有冯梦龙



▲纪念馆内的艾思奇塑像。 郭晓勇摄

水——野鸭湖，静谧如镜，绿影婆娑，垂柳拂岸，夏荷映日，让人流连忘返。难怪近代名士李根源曾有赞美和顺诗曰：“远山苍苍，近水悠悠，万家坡坨下，绝胜小苏杭。”

和顺图书馆是我们光顾的第一个“景点”，据说它是中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。图书馆的前身是清末和顺同盟会会员寸腹清组织的进步团体“咸新社”。1924年，和顺旅缅甸华侨又组织了“崇新会”，创办进步刊物，并在当地成立了“阅报社”，后经海外华侨和乡人捐赠赠书，于1928年扩建为图书馆，1938年新馆舍落成，先后由阅报社社长李仁杰、艾思奇胞兄李生庄、著名教育家寸树声任社长。

图书馆不仅藏书、借阅书报，还创办了《三日新闻》油印报，成为腾冲最早的报纸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为了尽快把重大新闻传播到民众之中，改三日刊为日刊，宣传抗日救国。

图书馆存有各地知名人士的题词祝贺，如胡适先生题词“和顺图书馆”，著名数学家熊庆来题词“民智泉源”，革命家张天放题词“在中国乡村文化界堪称第一”，还有廖承志、楚图南、钱伟长等诸多文化大家的题字。迄今，馆内拥有藏书7万多册，古籍善本、珍本1万多册。

图书馆为中国传统的楼房建筑，前置花园，美观素雅。拾级而上，依次是大门、中门、花园，然后是图书楼、藏珍楼、景山花园等。中门为西式铁门，是当年在英国伦敦定制的，用轮船运至缅甸仰光，再通过马帮驮到和顺，至今铁门和铁锁还在使用。这已经进入“耄耋之年”的铁门和铁锁，不仅是图书馆的忠实守护者，同时也见证了和顺的发展和变迁。

在图书馆的影响下，和顺人历来就有“不务正业”爱读书的传统。放牛的老人经常清晨上了山，把牛放在山上吃草，自己却到图书馆读书看报。可以想象，生活这样的环境中，人对家乡会有何等的爱惜和眷顾。

馆内一楼阅览室，整齐有序地摆放着数十种报刊，游人可以任意翻阅，藏书则需要登记借阅。在开放的书架前，一本封面贴着几道透明胶条，近乎脱落的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格外引人注目，不仅因为被人翻阅“散了架”，封面颜色渐渐褪色，书边微微泛卷。这部著作是由中国外文局旗下的外文出版社出版的，2014年9月至今，已经翻译出版了28个语种、32个版本，发行到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开创了近年来中国政治类图书海外发行的最高纪录。2017年11月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第二卷也面向海内外出版发行，目前两卷发行量突破1300万册。能够在祖国边陲乡村图书馆看到自己单位参与出版的领袖著作，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在报刊阅览处，众多的报刊当中，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和《参考消息》格外显眼，它们都是由笔者曾经工作过的新华社主办和出版的，并且笔者还曾参与过《新华每日电讯》的初创和经营管理工作，个中的艰辛和体悟不必言说，因此，能在这里意外看到隔天日报，委实倍感亲切！坐在这里翻阅这

著作的各种版本，以及一些江南风情的生活用品，营造出一派明代江南乡村的情调，颇有市井气息。

村里游客不少，从打扮和口音判断，他们应该是随旅行社跟团而来，有的游客是山东口音，有的是四川口音，甚至还能听到纯正的东北腔。他们肯定是受电影的影响，到处找电影中出现过的镜头，找到了就大呼小叫，摆着各种搞笑姿势留影，或者手机录一段视频，发给亲友“显摆”。想想也有意思，冯梦龙原本是一个作家，作品逾千万字，图书垒叠起来，恐怕是“著述等身”的数倍。他的社会价值，其实应该由笔下作品来衡量；但如今看来，读者真是“吃了一个好鸡蛋，还要看看这个下蛋的母鸡”。说白了，作品与人品分不开，只有当作家具备了高尚的人品，他的作品才经得住时光的洗涤而不失光芒，才能让读者走进他的家乡，走进他的故居，亲近他的人格魅力。

冯梦龙是一个很早就搞清楚了艺术服务对象是谁的作家。作为通俗小说家，他不但创作小说，还根据史料典故，充分发挥通俗作家擅长故事新编的本事，将《白蛇传》《赵氏孤儿》等经典改编为大众津津乐道的话本。在澡堂、书场、茶馆，市民们



▲有着悠久历史的腾冲和顺古镇图书馆。

新华社记者杨宗友摄

份报纸，脑海中不时浮现当年试刊、创刊和到各地宣传发行的情景，那火热的岁月，那风雨和彩虹，的确令人难以忘怀啊！

一路前行，一座座明清风格的建筑扑面而来，祠堂、牌坊、民居，历经沧桑，光彩依然。据史料记载，和顺是始建于明朝的汉族古镇，当地居民大多是明初到云南从事军屯和民屯的外地人，包括四川人、江南人和中原人的后代，寸、李、尹、刘、贾五姓是最早来这里的，后来又有张、赵、刘、杨、许姓等相继而至。来自各地的这些人，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，文化素质相对较高。600多年过去了，这里的村落风貌、民居建筑、民间工艺，无不浸润和保存了中原文化的精髓和特色。人们从“三坊一照壁”“四合五天井”“四合院”等1000多座传统民居建筑群中，可以领略不同的建筑风格，尤其是徽派建筑神韵和西方建筑元素融合的特色。

聊起和顺的过往，一家翡翠店的老板杨先生滔滔不绝。他介绍，腾冲是面向南亚的第一镇，有着2000多年历史，曾经是古代川、滇至缅、印，这条南方陆上“丝绸之路”的必经之地，也是连接中印两大文明古国的重要驿站。和顺人世代从大山里出闯荡，以大马帮为连接中、印、缅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，产生了一批又一批雄商巨贾，形成了亦商、亦侨、亦农、亦儒的独特生存方式。

有人把南方“丝绸之路”称之为积累财富之路、文化交流之路、对外交往之路和宗教传播之路……如果我们把从古代长安经河西走廊，横跨亚欧的商道，称之为北方“丝绸之路”的话，那么，南边的这条“丝绸之路”较之于北方“丝绸之路”还要早200多年，两条丝路连接东西方文明，连接中国与世界。北方丝绸之路的运输工具主要是骆驼，南方丝绸之路的运输工具主要是马匹。2000多年来，一代又一代，形成了凝结着勤劳智慧、勇敢守信的马帮精神，马帮驮来了域外的物质与文化，驮去了中国的产品与智慧，为人类文明的交融互鉴作出了贡献。正是这种交流交融和互惠互鉴，使得和顺及腾冲成为中原文化与南亚文化、东南亚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碰撞的一个窗口，如今这个窗口依然散发着璀璨光芒。

一个仅有6000多人口的古镇，侨居海外的和顺人竟达12000多人，分布在缅甸、印度、泰国、新加坡、日本、加拿大、美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这种人口比例在侨乡中并不多见。“十人八九缅经商，推算持筹最擅长。富庶庶能知礼义，南州冠冕古名乡。”李根源这首小诗，道出了这个云南著名侨乡的鲜明特色。

徜徉在青石板铺就的街巷，身旁和脚下仿佛传来久远的回声，说不清那是驼铃的余音，还是时光的倾诉。太阳下，阳光从头顶洒落，斑驳的光点闪闪烁烁，跃动着，奔跑着，携裹着奇幻和神秘，飘荡着一页页历史碎片，一页页沧桑记忆。这历览风尘的建筑，这镌刻足印的石板，无不让人心生探究勤奋和荣耀的奥秘之念。

行进途中，会发现每隔一段就有一座江南水乡风貌的洗衣亭，那是当年外出闯荡“走夷方”的男人们，专门为留在家中孝敬公婆、抚养子女的女人们修建的，以便她们洗衣洗菜的时候有一个避风避雨的地方。和顺男人对老婆的疼爱之心，可见一斑。这是受舶来文化的影响，还是本土文化传统的传承，没有深入考究，或许两者兼有吧。但无论如何，至少从这点上和顺的老爷们是得分的。

古镇古巷，玉石翡翠店、银器首饰店、当地土特产店和客栈，鳞次栉比，但都是静悄悄的，听不到叫卖声，也看不到生拉硬扯的推销，有的店主或在把玩心爱的宝贝儿，或在同顾客品茗聊天，买不买东西无所谓，一杯香茶，天地南北拉近了距离。偶尔也会传来一阵刺耳的声响，那是翡翠“赌石”毛料去皮抛光的声音，或喜从天降“中彩”的庆贺声。

赌石是珠宝业术语，是指翡翠开采出来时被风化皮包裹着，不知道里面的好坏，切割后才能知道翡翠的质量，可以说赌石就是切割前的交易，这里卖的大多是缅甸玉，都是从边境那边运过来的。说起赌石，的确有人一夜暴富，也有人血本无归。当地人这样解释，赌石其实是玉石买卖的一种方式，同赌博并不同，而是业内认准遵循的“行业规矩”，在当地已经成为玉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当需要参与者具有愿打愿挨、愿赌服输的良好心态。

为了丰富本次旅游经历，我和另一位同行的老兄不顾家人“劝阻”，执意体验了一把赌石的刺激。鉴于自己“赌资”的局限，其结果是我们每人收获了一枚巴掌大小、不乏纪念意义的玉原石。经验丰富的店老板一开始就跟我诉说，破开后有没有翠不敢保证，但确实是缅甸运进来的玉原石不会假！是的，他没有说谎。当时我们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即便没有翠或成色不好，也没关系，就当一个小摆件放在书房，也会引来一段回忆呢。店主的确守信，一周过后，那两块被切割一半的原石，分别寄到了我们北京的住所。

这里的玉石翡翠店老板，不少人本身就是玉石雕刻工艺匠人，他们当中不乏玉石雕刻大师。店主听说我们一行来自京城，他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。前些年，他隔三岔五就跑趟北京送货，近些年送礼的人少了，生意也大不如从前，翡翠的价格也从“疯狂年代”回归平常了。

历史上，在当地翡翠的经营中，曾经出现不少翡翠大王，其中寸家玉、段家玉等名声远扬，历久不衰。难能可贵的是先祖们靠着翡翠发家后，不忘惠及乡里，兴修水利，办学堂，建宗祠，办图书馆，从而中外名垂。

行进途中，会发现每隔一段就有一座江南水乡风貌的洗衣亭，那是当年外出闯荡“走夷方”的男人们，专门为留在家中孝敬公婆、抚养子女的女人们修建的，以便她们洗衣洗菜的时候有一个避风避雨的地方。和顺男人对老婆的疼爱之心，可见一斑。这是受舶来文化的影响，还是本土文化传统的传承，没有深入考究，或许两者兼有吧。但无论如何，至少从这点上和顺的老爷们是得分的。

古镇古巷，玉石翡翠店、银器首饰店、当地土特产店和客栈，鳞次栉比，但都是静悄悄的，听不到叫卖声，也看不到生拉硬扯的推销，有的店主或在把玩心爱的宝贝儿，或在同顾客品茗聊天，买不买东西无所谓，一杯香茶，天地南北拉近了距离。偶尔也会传来一阵刺耳的声响，那是翡翠“赌石”毛料去皮抛光的声音，或喜从天降“中彩”的庆贺声。

赌石是珠宝业术语，是指翡翠开采出来时被风化皮包裹着，不知道里面的好坏，切割后才能知道翡翠的质量，可以说赌石就是切割前的交易，这里卖的大多是缅甸玉，都是从边境那边运过来的。说起赌石，的确有人一夜暴富，也有人血本无归。当地人这样解释，赌石其实是玉石买卖的一种方式，同赌博并不同，而是业内认准遵循的“行业规矩”，在当地已经成为玉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当需要参与者具有愿打愿挨、愿赌服输的良好心态。

为了丰富本次旅游经历，我和另一位同行的老兄不顾家人“劝阻”，执意体验了一把赌石的刺激。鉴于自己“赌资”的局限，其结果是我们每人收获了一枚巴掌大小、不乏纪念意义的玉原石。经验丰富的店老板一开始就跟我诉说，破开后有没有翠不敢保证，但确实是缅甸运进来的玉原石不会假！是的，他没有说谎。当时我们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即便没有翠或成色不好，也没关系，就当一个小摆件放在书房，也会引来一段回忆呢。店主的的确守信，一周过后，那两块被切割一半的原石，分别寄到了我们北京的住所。

这里的玉石翡翠店老板，不少人本身就是玉石雕刻工艺匠人，他们当中不乏玉石雕刻大师。店主听说我们一行来自京城，他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。前些年，他隔三岔五就跑趟北京送货，近些年送礼的人少了，生意也大不如从前，翡翠的价格也从“疯狂年代”回归平常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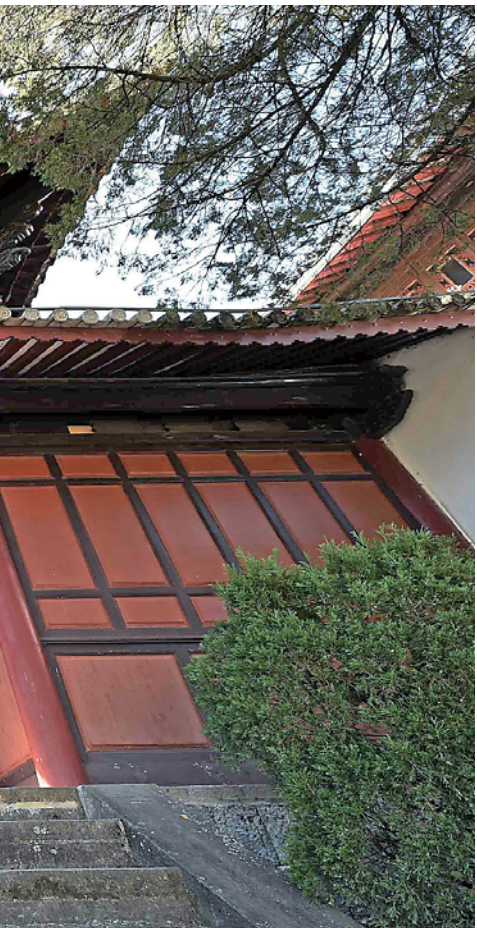
历史上，在当地翡翠的经营中，曾经出现不少翡翠大王，其中寸家玉、段家玉等名声远扬，历久不衰。难能可贵的是先祖们靠着翡翠发家后，不忘惠及乡里，兴修水利，办学堂，建宗祠，办图书馆，从而中外名垂。

行进途中，会发现每隔一段就有一座江南水乡风貌的洗衣亭，那是当年外出闯荡“走夷方”的男人们，专门为留在家中孝敬公婆、抚养子女的女人们修建的，以便她们洗衣洗菜的时候有一个避风避雨的地方。和顺男人对老婆的疼爱之心，可见一斑。这是受舶来文化的影响，还是本土文化传统的传承，没有深入考究，或许两者兼有吧。但无论如何，至少从这点上和顺的老爷们是得分的。

古镇古巷，玉石翡翠店、银器首饰店、当地土特产店和客栈，鳞次栉比，但都是静悄悄的，听不到叫卖声，也看不到生拉硬扯的推销，有的店主或在把玩心爱的宝贝儿，或在同顾客品茗聊天，买不买东西无所谓，一杯香茶，天地南北拉近了距离。偶尔也会传来一阵刺耳的声响，那是翡翠“赌石”毛料去皮抛光的声音，或喜从天降“中彩”的庆贺声。

赌石是珠宝业术语，是指翡翠开采出来时被风化皮包裹着，不知道里面的好坏，切割后才能知道翡翠的质量，可以说赌石就是切割前的交易，这里卖的大多是缅甸玉，都是从边境那边运过来的。说起赌石，的确有人一夜暴富，也有人血本无归。当地人这样解释，赌石其实是玉石买卖的一种方式，同赌博并不同，而是业内认准遵循的“行业规矩”，在当地已经成为玉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当需要参与者具有愿打愿挨、愿赌服输的良好心态。

为了丰富本次旅游经历，我和另一位同行的老兄不顾家人“劝阻”，执意体验了一把赌石的刺激。鉴于自己“赌资”的局限，其结果是我们每人收获了一枚巴掌大小、不乏纪念意义的玉原石。经验丰富的店老板一开始就跟我诉说，破开后有没有翠不敢保证，但确实是缅甸运进来的玉原石不会假！是的，他没有说谎。当时我们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即便没有翠或成色不好，也没关系，就当一个小摆件放在书房，也会引来一段回忆呢。店主的的确守信，一周过后，那两块被切割一半的原石，分别寄到了我们北京的住所。



▲有着悠久历史的腾冲和顺古镇图书馆。

行进途中，会发现每隔一段就有一座江南水乡风貌的洗衣亭，那是当年外出闯荡“走夷方”的男人们，专门为留在家中孝敬公婆、抚养子女的女人们修建的，以便她们洗衣洗菜的时候有一个避风避雨的地方。和顺男人对老婆的疼爱之心，可见一斑。这是受舶来文化的影响，还是本土文化传统的传承，没有深入考究，或许两者兼有吧。但无论如何，至少从这点上和顺的老爷们是得分的。

古镇古巷，玉石翡翠店、银器首饰店、当地土特产店和客栈，鳞次栉比，但都是静悄悄的，听不到叫卖声，也看不到生拉硬扯的推销，有的店主或在把玩心爱的宝贝儿，或在同顾客品茗聊天，买不买东西无所谓，一杯香茶，天地南北拉近了距离。偶尔也会传来一阵刺耳的声响，那是翡翠“赌石”毛料去皮抛光的声音，或喜从天降“中彩”的庆贺声。

赌石是珠宝业术语，是指翡翠开采出来时被风化皮包裹着，不知道里面的好坏，切割后才能知道翡翠的质量，可以说赌石就是切割前的交易，这里卖的大多是缅甸玉，都是从边境那边运过来的。说起赌石，的确有人一夜暴富，也有人血本无归。当地人这样解释，赌石其实是玉石买卖的一种方式，同赌博并不同，而是业内认准遵循的“行业规矩”，在当地已经成为玉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当需要参与者具有愿打愿挨、愿赌服输的良好心态。

为了丰富本次旅游经历，我和另一位同行的老兄不顾家人“劝阻”，执意体验了一把赌石的刺激。鉴于自己“赌资”的局限，其结果是我们每人收获了一枚巴掌大小、不乏纪念意义的玉原石。经验丰富的店老板一开始就跟我诉说，破开后有没有翠不敢保证，但确实是缅甸运进来的玉原石不会假！是的，他没有说谎。当时我们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即便没有翠或成色不好，也没关系，就当一个小摆件放在书房，也会引来一段回忆呢。店主的的确守信，一周过后，那两块被切割一半的原石，分别寄到了我们北京的住所。

这里的玉石翡翠店老板，不少人本身就是玉石雕刻工艺匠人，他们当中不乏玉石雕刻大师。店主听说我们一行来自京城，他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。前些年，他隔三岔五就跑趟北京送货，近些年送礼的人少了，生意也大不如从前，翡翠的价格也从“疯狂年代”回归平常了。

历史上，在当地翡翠的经营中，曾经出现不少翡翠大王，其中寸家玉、段家玉等名声远扬，历久不衰。难能可贵的是先祖们靠着翡翠发家后，不忘惠及乡里，兴修水利，办学堂，建宗祠，办图书馆，从而中外名垂。

行进途中，会发现每隔一段就有一座江南水乡风貌的洗衣亭，那是当年外出闯荡“走夷方”的男人们，专门为留在家中孝敬公婆、抚养子女的女人们修建的，以便她们洗衣洗菜的时候有一个避风避雨的地方。和顺男人对老婆的疼爱之心，可见一斑。这是受舶来文化的影响，还是本土文化传统的传承，没有深入考究，或许两者兼有吧。但无论如何，至少从这点上和顺的老爷们是得分的。

古镇古巷，玉石翡翠店、银器首饰店、当地土特产店和客栈，鳞次栉比，但都是静悄悄的，听不到叫卖声，也看不到生拉硬扯的推销，有的店主或在把玩心爱的宝贝儿，或在同顾客品茗聊天，买不买东西无所谓，一杯香茶，天地南北拉近了距离。偶尔也会传来一阵刺耳的声响，那是翡翠“赌石”毛料去皮抛光的声音，或喜从天降“中彩”的庆贺声。

赌石是珠宝业术语，是指翡翠开采出来时被风化皮包裹着，不知道里面的好坏，切割后才能知道翡翠的质量，可以说赌石就是切割前的交易，这里卖的大多是缅甸玉，都是从边境那边运过来的。说起赌石，的确有人一夜暴富，也有人血本无归。当地人这样解释，赌石其实是玉石买卖的一种方式，同赌博并不同，而是业内认准遵循的“行业规矩”，在当地已经成为玉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当需要参与者具有愿打愿挨、愿赌服输的良好心态。

为了丰富本次旅游经历，我和另一位同行的老兄不顾家人“劝阻”，执意体验了一把赌石的刺激。鉴于自己“赌资”的局限，其结果是我们每人收获了一枚巴掌大小、不乏纪念意义的玉原石。经验丰富的店老板一开始就跟我诉说，破开后有没有翠不敢保证，但确实是缅甸运进来的玉原石不会假！是的，他没有说谎。当时我们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即便没有翠或成色不好，也没关系，就当一个小摆件放在书房，也会引来一段回忆呢。店主的的确守信，一周过后，那两块被切割一半的原石，分别寄到了我们北京的住所。

这里的玉石翡翠店老板，不少人本身就是玉石雕刻工艺匠人，他们当中不乏玉石雕刻大师。店主听说我们一行来自京城，他的话匣子一下打开了。前些年，他隔三岔五就跑趟北京送货，近些年送礼的人少了，生意也大不如从前，翡翠的价格也从“疯狂年代”回归平常了。